

## 心灵的院子

□ 董改正

朋友写了一首诗,叫《如果,有个院子》。他在“院子”的左边种了几株蔷薇,右边栽了两棵芭蕉,中间留一条小径,“看阳光和风在这里停留、拐弯/像亲人从远方归来”。他说有个院子,是为了给他“寂静之美/和它虚度”。“虚度”这个词打动了。

炊具在厨房,饭桌在餐厅,接待客人在客厅。书在书房,床在卧室,洗漱方便有卫浴,晾衣服在阳台,瞭望有窗户。一个人的业余完全可以在“家”内完成,为何你我的心里,还盼望有个院子?

在文章《我心中理想的房子》里,作家冯唐说:“要有个大点儿的院子。有树,最好是果树或花树或者又开花又结果。每年花树开花那几天,在树下支张桌子,摆简单的酒菜,开顺口的酒,看繁花 in 风里、在暮色里、在月光里动,也值了。”

林语堂在台北“有不为斋”居住时,看着自己的院子说:“宅中有园,园中有屋,屋中有院,院中有树,树上见天,天中有月,不亦快哉!”果然快哉。老舍的院子叫

“丹柿小院”,因为种了柿树,他说:“院子必须很大,靠墙几株小果木树,除了一块长方形的土地,足够打开太极拳的,其他地方就都种着花草。”

叶圣陶的院子有三进,院内有一字影壁、倒座房,走廊。正房院带垂花门,内有抄手廊、坐凳栏杆,廊墙上嵌有什锦窗。正房院内的4棵树,北屋两棵海棠,南院一棵白丁香,一棵黑枣树。“我在小小的船里坐,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”,就写在这个院子里。

院子也看不少了,它都有些什么用呢?看花,花树下喝酒,看树,看树上的天和月,看柿子,院内“抄手”,闲庭信步。好像都是一些“虚”的东西,花大力气整来一个院子,就是为了“闲”后的“信步”,值吗?饭后去公园不也行吗?种花栽树喝酒,似乎都是些无用的事,都是虚度时光。

人生该要怎样才能不虚度?一个人的生活若是密不透风,他的心庭里一定荒芜不堪,他一定会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一个

富商让画家给他画一幅荷花,画家画了一杆荷,其余都是粼粼水纹,索银十两。富商心疼银子,央求他多画一点,他就加了一些荷叶,退给富商二两银子。富商高兴了,让他再加几杆花,画家添了三杆,退银三两。富商乐坏了,说:“您给我再添几片叶子吧!”画家把剩下的银子全部退给他,将砚池里的墨一股脑泼到纸上,说:“你拿走吧,已经满了!”填满工作和“实”的生活,就是那一纸浓墨。

生活需要留白,那些看起来无用的“虚”,就是留白,如栽花种树,如月下独酌,如庭中听箫。这些“虚”,让“实”成了图画;这些“无”,让“有”意蕴悠悠。屋子虽然具备了休息的一切功用,但它不像院子,院子是诗歌,是戏曲,是散文……院子是心灵的延伸,院子是屋子的留白。

院子是家与世界之间的缓冲。开门即红尘,进门即家庭,这样的句式生硬冷峻。有院子就好,进来院子,有花有树,有石桌子,桌子上画着棋盘,母亲坐在矮凳

上择菜,妻子正在晾衣服,孩子正在观察一只蚂蚁的去向,你就莞尔了;从家出来,院子里有落叶,菊花夜发了好多枝,叶片上的白露莹莹,一只鸟抓着树枝,好奇地歪着脑袋看着你,你就微笑了。

庭院深深深几许,赏心乐事谁家院?一个院子隔出了神秘和传奇;“墙里秋千墙外道。墙外行人,墙里佳人笑。”一道院墙,隔出了诗意和怀想;“借书满架,偃仰啸歌,冥然兀坐,万籁有声;而庭阶寂寂,小鸟时来啄食,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,明月半墙,桂影斑驳,风移影动,珊珊可爱。”一扇院门,关出了一个心灵院落。

这样的院子,是画家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的那些弯,是书家浓淡相生的那些“淡”,是文似看山不喜平的“遮”,是九曲桥弯弯曲曲的“折”。每个人都该有这样的心灵院落,以营造一个心灵的栖息地,让我们进院看花,开门见树,让鸟声入梦,让明月半墙。

——摘自《时代青年》



### 点滴

## 所学都忘掉 “剩下”是关键

□ 何帆

《倚天屠龙记》里有一段故事:强敌当前,临阵磨枪,武学大师张三丰要将他新发明的太极剑法教给张无忌。张三丰将剑招慢吞吞地演示了一遍,然后问张无忌能记住多少。张无忌说,能记住一半。张三丰又演示了一遍,这一次的招式竟然和上一次完全不同。他又问张无忌能记住多少,张无忌说,只能记得三招。到第三遍演示完,张无忌说,已经全忘了。大家都很着急,张三丰却说:“不坏,不坏,忘得真快——你已经学会了。”

老师需要传授给学生的,不是“剑招”,而是“剑意”。临敌以意驭剑,才能变化无穷。培养这样的洞察力,关键在于寻找事物之间的微妙联系,寻找趋势变化之前的蛛丝马迹。

未来的世界会跟我们现在的很不一样,以前有用的东西到了以后很可能都不能用了。随时保持备战的状态,随时准备从零开始,才能进入修炼洞察力和大局观的境界。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,无时无刻不在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病菌。无论你是清醒还是酣睡,运动还是静止,它们永不休息。你要培养的洞察力和大局观,也是这样——摘自《新华日报》



## 生活是最好的艺术

□ 刘燕

哈莱朗贝格是纽约的一名艺术家,他打造过的艺术作品不计其数。哈莱擅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制作各种艺术作品,比如用树叶作画,用木头做成人体雕塑,用废纸做成衣服等等。28岁的哈莱渐渐成长为纽约新生代艺术家中的佼佼者,然而哈莱也有灵感丧失的时候。有一段时间,哈莱就为自己该用什么材料做什么作品而大为苦恼。

某个周末,照例是哈莱和家人团聚的日子。哈莱和往常一样,驱车来到郊外的父母家。在那儿,父母和兄弟姐妹们,还有满满一大桌的美食已经在等待着哈莱了。一进家门,哈莱就发现气氛有点儿不同寻常。5岁的小侄女噘着嘴站在凳子上,另一边,自己的嫂子则因为小侄女挑食厌食而大发雷霆。

哈莱耐心地蹲下身来,问小侄女为什么不喜欢晚餐。“它一点儿也不好看,黑黑的,一点儿造型也没有。电视上的食物都那么漂亮,有我喜欢的动物造型。”小侄女抽抽搭搭地告诉了哈莱原委。

哈莱听后笑了。自己小时候也有吃到不喜欢的食物不开心的经历。小侄女的心情哈莱很是理解,他告诉她一会儿自己会给她变个魔术,就转身进厨房去了。

不久,哈莱端出了一盘惟妙惟肖的卡通造型食物:圆形白盘里,一只黄色的皮卡丘朝着小侄女笑得正欢。哈莱用黄色的菠萝做成了皮卡丘的身体,又用紫菜、蕃茄等食物做成了皮卡丘的眼睛和头发。

看到可爱的皮卡丘,小姑娘开心地笑了,她开心地把盘子里的食物一扫而光。

哈莱从这件事中得到启发,他开始和纽约的各大餐厅合作,推出了各种有趣造型的食物。

针对都市人生活忙碌和生存压力等烦恼,他设计各种令人看了会心一笑,吃起来又美味可口的食物。例如用肉酱和意大利面制成的电影演员、用米饭和海苔制成的黑白狗狗头像、用奥利奥饼干和水果做成的戴墨镜的波波头少女、用彩色糖果做成的LadyGaGa。奥运比赛期间,他还用食物做出了飞身跳起、力争奖牌的奥运冠军西蒙·拜尔斯。

有意思的是,当饥肠辘辘的人们坐在餐厅里,焦急地等待着食物,当侍者意外地端上一盘造型奇特如艺术品般的食物时,很多人都忍不住惊喜地大叫起来。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,在劳碌了一天之后,特别是心情不好时,能看到和吃到造型奇特的食物,心情别提有多棒了。

哈莱将食物做成艺术造型的方式,不仅在纽约各大餐厅流行开来,还让他自己成了有名的食物造型艺术家。他开了以食物造型为主的艺术展,成了纽约最受欢迎的艺术家,年纪轻轻就名利双收。

有人说生活就是最好的艺术品。因为当你用心生活,认真创作,发现生活的美并与众人同享时,生活自然会给你最丰厚的回报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## 折叠的忧伤

□ 大爱无痕

人生

把忧伤折叠,忧伤顿时变得隐匿起来,像折叠的纸飞机。想看到里面包裹着什么,必须掀开来看。可既然忧伤,谁肯自己掀开往事的衣角。因为在主人心里,忧伤总和揪心连接在一起,不是不堪回首便是惆怅百结。

和忧伤形影不离的事件,总是那么刻骨铭心。至少忧伤的人是这么认为的。忧伤是种子,如果任它恣意生长,它会迅速膨胀,短时间发芽,即使缺少养分,也会茁壮生长,在心海里一截一截地长成斑斓的珊瑚树。

春暖花开的季节里,无尽的琐事变得枝叶繁茂,点点滴滴的心事像发酵似的,顿时演变成丝丝缕缕的挣扎,如果你自己不设围栏,必定会演变成无尽的忧伤。可是如果这个时候,你把那些看起来十分有必要弄清楚真相的忧伤,趁一时情感还麻木,悄悄地折叠起来,忧伤便减半,甚至不见了踪迹。

每每忧伤,必定是心里一阵一阵地疼痛,睡不安稳,食不甘味,心底里的浅浅波纹,随着思想的一次次深入回忆,不断找寻忧伤的源头。

情感世界里的冲动,冷却后演变成的是久久的难忘。难忘的尽头,便是无尽的忧伤。一个夜里,一个白天,都是他或她的影子,挥之不去,甩手想摆脱,只是徒劳。最后发现,越是想努力摆脱,越是无法挣脱。最好的办法,就是悄悄地吧所谓的忧伤折叠起来,自己看不到了,心,便像长叹的一口气,向前飘远了。

尽管,折叠忧伤的过程,是艰难的。但和永远的忧伤比起来,折叠,毕竟是一种态度。如果对情感不加限制,任其长成参天大树,想拔掉时,会发现,树的根须已经牢牢深入地下。砍情感之树,树定痛;砍树人,也定痛。

忧伤,注定有温度的,但总是超越不了情感的熔点。想要彻底摆脱,最好的办法就是折叠。哪怕你感觉是自欺欺人,也别在乎。折叠忧伤感觉苦,但不折叠,会让忧伤加倍,繁衍出的忧伤之子,远比母亲要强壮得多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